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五

孟子

下之七

盡心章句上

心同當盡而又貴存以存之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

俟之。所以立命也。對則五常之類。在天曰命。在

此一章書。是孟子發明心性之學。以見天人

之合六也。孟子曰。人之主宰乎一身者。惟心。

心乃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其體量至

爲宏大。人能充滿其量。使全體大用。無一毫之虧欠。則必由於知性。性者。心所具之理。卽事窮究。而洞然無疑。則理明而心之體全矣。夫此理在性爲健順五常之德。在天卽爲於穆流行之本。非有二也。能知性。則性所從出之原。亦融會貫通矣。知天何事外求哉。君子達天之學如此。心固當盡。而又貴有以存之。心之出入無時。必常操而不舍。一動一靜。不使奪於外誘之私。性固當知。而又貴有以養

之。性之純然不雜。宜常順而不悖。勿忘勿助。不使違乎自然之則。心與性。皆天之付於我者。存養如此。則天理常存。卽所以奉承乎天而無違也。君子事天之學如此。然使知天事天。猶不能不惑於殀壽之故。而脩身之學怠焉。非仁智之盡也。惟盡心知性。至於洞徹之極。而殀壽不以貳其心。存心養性以脩其身。而俟夫命之自至。則天所付於我之理。毫無虧欠。而命自我立矣。豈非知天事天之全功

乎。人主繼天立極。時與天命相陟降。惟當格物致知以窮理。存心養性以脩身。與天地合其德。又何天之不可知。何天之不可事。何命之不可立哉。故禴禘禘禘。數也。而知天不在乎是。郊壇享祀。文也。而事天不盡乎是。禱祀鬼神。妄也。而立命不繫乎是。夫亦求之於身心性命之實。天人合一之理而已矣。不平天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

非正命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順受正命之學也。孟子曰。凡人之生。吉凶禍福。遭遇不同。莫非天之所主宰。是謂氣數之命。然其中有正命焉。爲善而獲福。固謂之正。卽爲善而或蒙禍。亦不可不謂之正。是蓋莫之致而至者。人但當順受乎此而已。是故知正命者。凡行險僥倖。禍機所伏之地。皆所不蹈。必不立乎巖牆之下焉。所謂正命者。謂何。君子平日存心養

性以脩身。而氣數脩短。聽之自然。全而歸之者。此正命也。行險僥倖。自蹈危亡。如桎梏而死之類。此皆人所爲。而非天之正命也。人可不思順受其正哉。孟子言順受。非茫無操持。聽之氣數適然之遭而已也。蓋盡道正順受之實。不愧不怍。則可以達天。自求多福。斯可以立命。孰謂天運不由於人事哉。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

得也。求在外者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戒人之妄求也。孟子曰。人之孜孜而求者不一。亦當辨其有益與無益耳。如求則得之。勤脩始能有獲。舍則失之。棄置卽已遺忘。是得失係於所求。乃求之有益者也。此無他。仁義禮智。爲吾性固有之良。求其在我者也。焉有不得哉。若夫求之則有道焉。度於義理。而不可妄求。得之則有命焉。限於氣數。而不可必得。是得失不係於所求。乃

求之無益者也。此無他。富貴利達。非吾身固有之物。求其在外者也。而可以倖得哉。人亦當審所求矣。夫人之希心利祿者。往往以爲求之有益。孟子之所謂有道。卽孔子之所謂進以禮退以義也。孟子之所謂有命。卽孔子之所謂得之不得曰有命也。聖賢安命自脩之學皆如此。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以盡性之學也。孟子曰。天下事物之理。其端有萬。然無不備於人性分之內。如有父子君臣。則仁義之理已備。有耳目視聽。則聰明之理已備。大而倫紀。小而事物。其當然之則。皆渾然具足於性中者也。而克盡其理者。則有安勉之不同焉。誠自反於身。而所備之理。皆實踐而無少虛假。則不待強勉。而一身之內。莫非天理之流行。樂孰逾於此乎。反身而誠。則仁在是矣。人不皆

自然而能。於是求至乎仁之事。是殆莫切於強恕。人之遠乎仁者。由私意之間隔。誠能勉強力行。推己及人之事。則心公而理得。求仁莫近於此。其於皆備之體。無少欠缺。不猶夫自然而誠者乎。可見本體無事外求。而工夫在於實踐。萬物皆備。卽仁也。體仁之實。莫大於誠。求仁之方。莫切於恕。中庸曰。明善誠身。又曰。忠恕違道不遠。聖賢盡性之學。有異旨與。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警人知道之意也。孟子曰。人日在斯道之中。則當盡夫明道之實。蓋天下之事。莫不有當然之理。與所以然之故。乃人倫日用之事。或日行之而不能灼知其所當然。或習熟矣而不能察識其所以然。是以終身行其事。而不能知其道者。固甚衆也。蓋道卽人而具。大而君臣父子之倫。近而視聽

言動之節。小而一事一物之微。皆道所貫注。日行日習。而不能加明察之功。致使發於偏私。乘於物欲。而日與道遠。庸衆固無責矣。體道之君子。顧可不自警省乎哉。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警人知恥也。孟子曰。人之所以得免於庸衆。而可入於聖賢者。全是一念羞惡之心。以激勵於前。而懲創於後。故人不可以無恥也。蓋爲不善而不能改。此己之

無所恥也。能以此爲淡恥。自能遷善遠惡。而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孔子論士。以行己有恥爲明體之學。此正善惡之關。而聖庸之介也。故聖賢重之。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此一章書。是孟子戒人之忘恥也。孟子曰。羞惡者。乃人生固有之良心。所係於人爲最重。蓋有此羞惡之心。則希聖希賢。而日進於高

明無此羞惡之心。則苟且因循。而日流於汗下。人可忽視此一念哉。世之失其本心者。勞心於機械。而爲籠絡之術。從事於變詐。而爲反復之行。人皆以爲深恥。而彼反以爲得計。若此等人。更何所用其愧恥之心乎。此心既失。則恥之一念。已不若人。將放辟邪侈。無所不至。更何若人之有恥之係於人也。豈不重哉。夫人主之所以風厲天下。使之勇於爲善者。全在動其愧恥之心。故孔子云。有恥且格。

則知恥之一念。發於寤寐。淪於肌膚。不可強也。誠天下之人。爲一不善。若撻市朝之辱。非人君被濯於上。百姓服教畏神於下。而能然乎。故大畏民志。又有恥且格之本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此一章書。見君當以道重士。士當以道自重。

也。孟子曰：賢者之係於人國最重也。以輔君德，則使之爲堯爲舜，以佐治理，則使之爲唐爲虞。所以古之賢王好人道德之善而忘己尊貴之勢。然君之所以重士者，以其道也。君重其道，而士先不能以道自重，則其本已失。何以爲輔世長民之具乎？所以古之賢士亦未嘗無所好無所忘也。其所樂者己之道，而所忘者人之勢。此非矯情輕世以明高，蓋抱道自重，使微動於勢分之尊，遂自喪其樂道。

之實。故王公不能內致恭敬之心，外盡尊崇之禮，則不得數見賢者。數見且不可得，而况得而臣之乎？蓋虛懷下賢者，人君之盛事。故不嫌於屈己，而抱道自重者，士君子之大節。亦非同於自矜。古之君臣相尚以道，往往如此。不如是，不足以得伊傅之臣，而止以來干時希進之士耳。其可忽乎哉。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窮達自得之學也。時人有宋句踐者。游說之士也。孟子謂之曰。子好遊於諸侯乎。吾語子以遊說之道。夫遊於人國。而人之知不知不可必也。然內返諸心。所得在我。人知之。亦囂囂而自得。不以爲

喜。人不知。亦囂囂而自得。不以爲戚。則內重外輕。隨遇而安矣。宋句踐問曰。自得非易。何如斯可以囂囂乎。孟子曰。君子處世。固非徇物。亦非矯情。蓋在我者重。則在人者自輕。如吾心所得之善。謂之德。恭敬奉持之。而不敢忽。則天爵貴。而人爵不足榮。吾身所守之正。謂之義。欣慕愛樂之。而不敢違。則操履端。而外物不能誘。斯可以囂囂自得矣。故士當窮而在下。則以所尊所樂者守之。爲義。而爲特

立獨行之操。當達而在位。則以所尊所樂者。行之爲道。而成濟世安民之業。惟其窮不失義。故處則爲幽人之貞。而士得己焉。惟其達不離道。故出則慰斯民之心。而民不失望焉。曷不觀於古之人乎。古之人。得志而在位。則以道義爲政教之施。而福澤加於百姓。不得志而伏處。則以道義爲脩持之具。而聞望著於當時。是窮非徒窮。有以獨善其身。達非徒達。有以兼善天下。此自得之實。而窮達之所

以一致也。何知與不知之足以動其心哉。孟子之所言。殆卽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之流與。士君子必以此自命。而後處爲純儒。出爲王佐。而不違乎用舍之宜。朝廷必以此用人。而後處足以風勵天下。出足以潤澤生民。而可以收道德之效。孟子詎僅爲遊說之士言哉。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以豪傑自待之意。孟子曰。天性之良。人所同得。而庸衆之蔽。錮已。淡賢哲之奮興。獨力。故待文王之教化。而後感發。興起於善者。此凡民也。若夫才智過人。之豪傑。稟乎天性者。既優。蔽於物欲者。亦淺。其卓然自立。不因乎人。豈待文王而後興哉。人奈何自等於凡民。而不以豪傑自待也。夫聖人不一。而獨舉文王爲言者。教化之澤。莫盛於文王。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

考。遐不作人。言文王教思之無窮也。又曰。肆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文王作人之效也。天

下豪傑少。而凡民多。爲人君者。不當以卓立獨行。槩天下爲豪傑。而當以化行俗美。變天下之凡民。其亦以文王爲法而可哉。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

此一章書。見人不當以富貴動其心也。孟子曰。人生以道德爲重。遭遇之隆盛。於己無加

亦於己無損。然非有過人之識量。鮮有不爲其所動者。今有人於此。以匹夫之微。而一旦附益之。以晉卿韓魏之家。猝然投之於富貴。而驕矜之意。不萌於中。滿假之色。不形於外。自視歆然謙虛。此必其內重而外輕。己大而物小。有遠過於人者矣。豈易得哉。蓋人之材。猶夫器也。器大則所受者大。器小則所受者小。不獨遺大投艱。難付之斗筲之器。卽高爵厚祿。亦難載於淺陋之人。能淡視富貴者。卽

其能肩任事功者也。能不爲寵利動者。卽其不爲患難移者也。持此以衡天下士。其亦可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此一章書。見王道無非以愛民爲心也。孟子曰。好逸而惡勞。好生而惡殺者。斯民同然之心。有逸而無勞。有生而無殺者。聖王因民之治。至不得已而使民殺民。亦豈無道以處此。

哉。如城郭之脩治。農田之耕鑿。吾意本欲佚民。而非此則民反不能常佚。是勞在一日者。佚在百年。其使民也實以佚道使之也。民咸諒其不得已而使之之心。雖勞而不怨矣。如盜賊之必刑。姦宄之必誅。吾意本欲生民。而非此則民反不得遂其生。是殺在一二人者。生在千萬人。其殺之也實以生道殺之也。民咸信其不得已而殺之之心。雖死不怨殺者矣。蓋勞民動衆。君子所戒。明慎用刑。聖人所

貴。惟常存佚之生之之心。而仍必致謹。夫使之殺之之事。况敢有非時之興作。與恣意之刑戮乎哉。所謂王道以人情爲端者。亦審乎此而已矣。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王道之大也。孟子曰。治

化之淺深。由於主德。主德之純駁。驗於民風。是故行霸道而爲霸者。其小恩小惠。易結百姓之心。而生其感。其民風則見美。市恩驩虞如也。行王道而爲王者。其深仁厚澤。淪洽百姓之心。而忘其德。其民風則廣大自得。皞皞如也。皞皞之氣象。何如。民之所惡。惡之。刑罰當其罪。雖殺之。而民不知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耕鑿安其常。雖利之。而民無所歸其功。順民性之自然。而匡直輔翼之。是以民日遷。

於善而忘乎上之教。民風如此。真所謂時雍善之治。太和之化。豈驩虞之可言乎。蓋王天下之君子。德盛化神。凡身之所臨。政教經歷之地。便已民風丕變。無不化而歸於善者。凡心之所存。神明默運之時。便已從欲而治。有至神而莫能測其所以然者。天地之所覆載。皆王化之所周流。上下與天地同其運行焉。豈如霸者之邀名市惠。小補於一時一事而已哉。夫王道霸道之不同。所辨止在公私。而其

量遂分大小。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此霸道之
所以小也。無黨無偏。蕩蕩平平。此王道之所
以大也。先儒謂王霸之辨。莫明於孟子。而言
王道氣象之廣大。無有備於此章者。爲人君
者。當思其氣象爲何如。而措之政事焉。則得
矣。與曰。凡風不覺無不化。而趨於善。若以心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
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
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此一章書言政教感人之異。欲爲人君者審
所尚也。孟子曰。人君有仁厚之言。則百姓聞
而知感。有愷悌之聲。則百姓聞而知愛。二者
均足以入人。然仁言布於一時。不如仁聲著
於平日之入人爲尤深也。人君有法度之善
政。所以防閑乎百姓。有禮義之善教。所以化
導乎百姓。二者均足以得民。然善政以制其
外。不如善教以格其內之得民爲尤至也。善
政不如善教者。何以言之。善政則有法制禁

令之密。而百姓休於爲非。有不咸。遵約束而畏之者乎。善教則有禮樂陶淑之功。而百姓樂於爲善。有不懽欣鼓舞而愛之者乎。善政則經畫詳而民生遂。民生遂而國用充。可以得民財。善教則仁義行而民俗厚。民俗厚而忠愛生。可以得民心。以民畏與民愛較。以得民財與得民心較。善政之不如善教也。彰明較著矣。夫政教不可偏廢。後世但知令行禁止。爲國家之大務。而不知興民行化民俗措

天下於太平者。則賴乎仁育義漸。善教之爲功多也。可勿審所尚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仁義之本心。而欲其加擴充之功也。孟子曰。天性之良。人所固有。能擴而充之。不可勝用矣。蓋人有所能。皆

由於學。若不煩講習而自能者。此乃吾性本然之能。其良能也。人有所知。皆由於慮。若不假思索而自知者。此乃吾性本然之知。其良知也。所謂良知良能者。維何。孩提之童。絕無知識。然未有不知愛其親者。及其稍長。知識有限。然未有不知敬其兄者。此非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乎。夫此愛親之心。乃吾性之仁所發。此敬長之心。乃吾性之義所發。仁義至大。我以為見端於愛敬者。豈有他哉。蓋由愛

親敬長。一人此心。千萬人亦此心。仁義本天下之公理。而愛敬亦天下之同情。達之天下而無不然。可見仁義為本心固有之良。無疑矣。是以王者因性牖民。莫先於明孝弟之義。親遜之成風。即仁義之化洽。豈俟外求乎哉。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此望章書見聖心以虛受天下之善也。孟子

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未有所觸。則澹然若
言忘。一有所感。則虛而能應。如帝舜未登庸之
其時。耕於浚山之中。所與居者木石。所與遊者
鹿豕。以其形迹而觀之。何以異於浚山之野
人哉。然此時聖心之內。萬理淵涵。特無所感
焉。斯停蓄而不覺耳。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
行。以在人之善。而合乎聖心之善。隨感輒應。
聞善言則急受之。見善行則急行之。融會貫
通。殆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非聖心之

至虛至明。而能受天下之善若此乎。蓋人心
之靈明。欲其常虛。欲其常靜。方寸之內。絕無
畛域。絕無私累。而後可以受天下之善。况人
君一日萬幾。善不善雜進。要使此心常如明
鏡止水。自然妍媸立辨。於天下事。泛應曲當。
無不咸宜矣。可不以大舜爲法與。而天下人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
已矣。心即未嘗不報報。發靈敏最勝之一念。收
此一章書。是孟子教人擴充其本心也。孟子

曰。人心至虛至靈。雖當物欲蔽錮之後。而本體之明。未嘗不時發露於最初之一念。如事之不當爲者。初亦知其不當爲。事之不當欲者。初亦知其不當欲。此雖中材而下之人。斷未有無此一念者。迨一轉念。而利害惑於中。紛華動於外。初見爲不可爲者而竟爲之。初見爲不可欲者而竟欲之。此念一失。放蕩而不知返。本體之明。遂不可復問矣。人誠以義制事。斷然持之。而無爲其所不爲。以禮制

心。凜然防之。而無欲其所不欲。如此。則所爲者皆合於宜。所欲者皆當於理。清明在躬。而天心來復。聖賢學問。豈有餘事哉。如此而已矣。孟子之所謂無爲無欲。卽大學之所謂毋自欺也。人常令此不爲不欲之一念。炯然內覺。不爲私欲所蒙。是之謂察識。卓然振拔。不爲外物所誘。是之謂擴充。要豈外本心而求之哉。章書良人困而對論。蓋孟子曰。吾愚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

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此一章書見人困而後能達也。孟子曰昏愚每起於晏安而聰明多生於憂患人情大抵然也。在心之理謂之德以理燭事見於未然。是爲德之慧處事之方謂之術。因事循理善其當然是謂術之知人之能有此者恆由乎災患之來動心忍性磨厲而能然也。天下惟孤遠之臣庶孽之子處於危疑之地而不能得乎君親其處心也危懼嘗專一而不敢肆。

其慮患也深遠嘗精密而不敢忽故能達於事理而全乎忠孝之道也。此非德慧術知之生於疾疾者哉。由此推之天下安危之數不係於時勢而係於人心。心常凜則危可使安心一肆則安可使危。古人云晏安酖毒不可懷也。可不儆哉。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

物正者也。下而效之者。出而大人者。立而
此一章書。是孟子列言臣品。欲人以容悅爲
戒。而思臻乎臣道之極也。孟子曰。人臣事君
之道不同。以富貴爲念者。不足言矣。進此則
有以功名爲重者。又有以道德爲重者。又有
道全德備。而忘乎道德之名者。如有一等臣
其事君也。不知引君當道爲事。專務阿徇以
求君之容己。專事逢迎以求君之悅己。此所
謂患得患失之鄙夫。奚足語於臣道哉。有一

等安社稷臣者。其處心積慮。惟思措社稷於
常安。雖犯顏而不顧。雖盡瘁而不辭。惟以安
社稷爲悅。此可謂忠貞之臣矣。有一等全備
乎天理。而爲天民者。視道德爲重。視功名爲
輕。必聖君在上。可以行其道於天下。以濟世
安民。而後出而行之。必不肖小試其道以徇
世。此惟伊呂之徒。方足以當之。此可謂天下
之士矣。又有一等德盛化神之大人者。但正
己而非有心於正物。然上而君感其德。自格

其非心。下而民化其德。咸歸於王道。此忘其爲之之迹。而大而化。化而神者矣。非聖人其孰能之。蓋國家必得忠貞篤棊之臣。匡襄輔弼。而後可以安社稷。必得道德純備之臣。正己率物。而後可以行王道。然使容悅之臣。間雜乎其間。則雖功名之士。且不屑就。况道德之儒乎。故任人以圖治者。欲收事功道德之效。必自去容悅之臣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

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此一章書。見君子性分之真樂也。孟子曰。樂之在勢位者。其樂淺。樂之在道德者。其樂深。人皆以王天下爲至可樂。不知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何謂三樂。人生之所至願而難必者。莫如父母兄弟之間。此蓋有天焉。而非人所能爲也。若父母俱存。而罔極之

恩可報。兄弟無故。而友愛之道可施。此天倫之盛事也。一樂也。人生之內省無疚者爲最難。非克己之盡不能也。誠於天所賦予之理。備之而絕無虧歉。仰可以不愧於天。於人所當盡之道。行之而絕無虛僞。俯可以不忤於人。此性情之愉快也。二樂也。人生之所最難得者。廣其道於一時。而傳其道於後世。今則得天下明睿之才。而聚於一堂。講習討論。以成其才。涵育甄陶。以養其德。此教思之無窮也。三樂也。三者乃天倫道德之真樂。君子有此三樂。豈以王天下動其心哉。夫王天下之所以可樂者。非以其勢之尊。位之崇也。恩澤溥遍。則來四海九州之愛戴。德業隆盛。則繼聖帝賢王之道統。故古人不以勢位爲足重。而亦不以勢位爲可輕。誠使王天下者。彝倫攸敘。慎脩罔愆。而又得英賢輻輳。共襄太平。則安見勢分中遂無性分之樂也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此一章書。是言性之得於天者至重也。孟子曰。內而德性。外而事功。皆君子所不敢忽。然其中則有輕重存焉。故澤被生民者。君子之願也。若土地則幅幘至廣。人民則生齒甚繁。恩澤可以遠暨。君子寧不欲之。然未免限於

方域。而君子之所樂不在乎此。若天下統於一人。居中可以制外。盡四海之民。皆可得而撫綏安定之。是吾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豈非君子之所樂乎。然事功雖盛。而君子之所性不在乎此。君子之所性。得之於天。而盡之於人。雖達而在上位。大行其道。而非於性有所加。雖窮而在下位。不得行其道。而非於性有所損。蓋由本來之分數一定。既非有餘。亦無不足。非外至之境遇。所得而損益者也。

孟子卷之三
三十一
君子之所性。果何如哉。仁義禮智。四者本性之德。而蘊於心者也。君子心體清明。毫無物欲之累。故四德之根柢於心也。堅固而不可搖。其發越於外也。自光華而不可掩。則見其睟然見於面。而清和潤澤。莫非四德之流行。盎於背。而豐厚盈溢。莫非四德之充滿。其被於四體也。皆不待命令。而自然動中規矩。莫非四德之敷施。積中達外之盛如此。則君子之所性。豈窮達所得而加損者哉。孟子此言。

非薄事功也。正以重事功。堯舜之勲華。不出性分以內之事。人主以仁義禮智之天德。發而爲永清大定之王道。則事功與性功。詎有二乎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

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是勉人君法文王而行養老之政也。孟子曰。爲政莫先於善俗。善俗莫先於養老。尚齒引年。三代所共。而良法美意。莫備於

文王。當日伯夷辟紂之虐。隱於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而興起曰。盍歸往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太公避紂之虐。隱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而興起曰。盍歸往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伯夷太公。天下之仁人也。天下有能善養老之君。則仁人皆歸往之矣。今以文王治岐之政言之。一夫受以五畝之宅。於牆下隙地。樹之以桑。使匹婦治蠶。而老者之衣足於帛矣。五母雞。二母彘。使無失

其孕字之時。而老者之食。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而不奪其農時。八口之家。仰事俯育。足以無饑矣。由此觀之。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豈恃夫沾沾小惠。小惠家賜而人給之哉。不過制其田里。定百畝五畝之規。教之樹畜。廣蠶桑雞豚之利。使之夫耕婦織。以各養其老。如是而已矣。蓋凡人年齒衰髦。則頤養爲急。五十之人。非帛不煖。七十之人。非肉不飽。不煖不飽。則是凍餒其民。

文王之時。無凍餒之老者。正制田里。教樹畜。以養老之謂也。欲行王道而厚風俗。可不以文王爲法哉。後世人君。亦有能禮高年者矣。賜粟賜帛。意非不善。然朝廷之恩澤有限。而田野之利賴無窮。昔人云。君不奪農時。則國人有餘食矣。不奪蠶桑。則國人有餘衣矣。誠望能行此。使人自爲養。又何事區區五更三老。而之具文也哉。門戶水火。無與與者。至矣。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

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足民乃王道之本也。孟子曰。帝王之治天下。正德必始於厚生。禮教必興於富足。此斷斷然者。人君誠能三時不害。使民盡力於田疇。什一而征。上又薄收其稅。斂則野無曠土。而國無重賦。民可使富矣。

此開財之源得其道也。財之耗於食者甚多。人主必教民以時。朝饗夕飧。按時而食也。六畜果蔬。非時者不鬻於市也。財之耗於用者無窮。人主必制民以禮。吉凶賓祭。必有其節也。豐歉貴賤。必有其等也。食不侈而用不濫。財不可勝用矣。此節財之流得其道也。民富而財不可勝用如此。豈非民生之至足乎。夫民非水火不生活。則宜其愛惜之矣。然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有吝而弗與者。何哉。

爲其至足故也。聖人治天下。爲民開財之源。節財之流。使菽粟之多如水火。無不充然至足。菽粟既如水火。則閭閻之間。有無相通。緩急相濟。親愛和睦。而爭訟不興。家給人足。而盜賊不作。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可見足民爲治天下之要道。聖王貴五穀而賤金玉。亦在作之以勤。風之以儉。先之以輕徭薄賦。使民衣食足而教化可興也。若不能足民而言禮樂教化。不過苟且塗飾之具而已。豈聖人

教養之道哉。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此一章書。是言孔子之道。大而本。而學聖人者。有循序漸進之益也。孟子曰。道莫盛於孔子。今以孔子之道言之。其自處者高。故其

視下者益小。如登東山則魯處其下。有不小視夫魯者乎。登泰山則天下處其下。有不小視夫天下者乎。以人之觀乎聖人之道者言之。觀其大則小者不足觀。如海爲百谷之王。觀於海而見其浩渺則支流衆派不足論矣。聖人爲羣言之宗。遊於聖人之門而聞其言論則諸子百家皆緒餘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如此。然而有本焉。夫水惟其有本所以有波流之湍急。故觀水者有術亦觀其瀾而水之

有本可知矣。日月惟其有明所以容光之際明無不照。觀於容光之必照而明之有本可知矣。觀聖人之道者何以異於是。然道固大而而有本。自學者言之豈能一蹴而遽至哉。夫流水之爲物也不盈於科則不行而前進。君子之志於聖人之道也必日積月累篤實於中而光輝發越於外。然後可從容變化而造乎其極。若所積不厚未至於成章則不能足乎此而達乎彼。何由至於聖人之域哉。人亦

宜從事於下學上達之功矣。蓋不知聖道之大。則苟安卑陋。而識見不宏。不知求道之序。則妄希功效。而心志不一。人其可小視乎道而易視夫學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危言義利之介也。孟子曰。聖人小人。相去懸絕。而其初止爭一念。如有

人焉。雞鳴而起。未與物接。一念方萌之時。但孳孳爲善。是雖未至於聖人之極。然所孳孳者。聖人之事矣。是卽舜之徒也。有人焉。雞鳴而起。未與物接。一念方萌之時。但孳孳爲利。是雖未至於小人之極。然所孳孳者。小人之事矣。是卽蹠之徒也。夫舜爲天下之至聖。蹠爲天下之至惡。其地位雖分天壤。而其界限則在幾微。一念爲善。則日循乎天理。不至於爲舜不止。一念爲利。則日淪於人欲。不至於

爲蹠不止。是豈有他哉。亦在乎利與善之間而已。人可不謹凜乎哉。故同一爲善也。而爲善之念。稍涉於功利。稍近於名譽。一毫間雜。卽流而爲利。在聖學則爲誠與僞之由分。在治道則爲王與霸之由辨。故孟子危言之。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闢異端而明時中之學也。孟子曰。自學術不明。而異端紛起。吾道大中。至正之理。幾不明於天下。如楊子之學。主於爲我。其意不以一毫利物。雖拔一毛之微。而以利天下。彼必不爲也。是非失之不及者乎。墨子之學。主於兼愛。其意以爲無不當愛。雖摩頂至踵。而可以利天下。皆爲之。是非失之太過者乎。子莫知楊墨之失中。度於二子之間。而執其中。似與道爲近。而不知中無定體。

隨時而在。有意執之。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稱物平施之妙。是執中無權變也。與楊墨之各執其一者。何以異哉。君子所以惡夫異端之執一者。蓋以其爲我。則害吾道之仁。兼愛則害吾道之義。執中則害吾道之時中。所舉者一端。而百端之變化盡廢。所以爲吾道害也。夫辨爲我兼愛之非易。而辨執中之非難。堯舜相傳。不嘗言執中乎。不知聖人義精仁熟。隨事因物。而得乎自然之中。其用至神。

子莫則學未至。理未明。凡事膠執乎一定之中。其用至拘。所由愈執而愈遠耳。書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孔子云。擇乎中庸。得一善。然則主善擇善。乃聖人用中之學也。異端焉足以知之。鄭爲贈歐西書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書。良人不可因也。數之寡。而累其心

不此一章書見人不可因所遇之窮而累其心之正也。孟子曰：凡事有當然之理。譬之於飲食。各有正味。惟饑者之於食。渴者之於飲。嘗易覺其甘而不暇審擇。是皆未得飲食之正味。爲饑渴所害故也。豈惟口腹爲饑渴所害。不暇擇飲食之正味。而易覺其甘。人心亦爲貧賤所害。不暇審富貴之正理。而惟期其得矣。人能無以饑渴之故。厭貧賤而貪富貴。以害其心。則道勝而不爲欲所移。天定而不爲

人所奪。又何不及人之足憂哉。所以君子自命。端貴卓立之操。朝廷用人。必崇恬淡之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庶乎其可與。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人之味也。茶

此一章書見聖人和中有介。而世之同流合汚者非和也。孟子曰。凡人和則易流。柳下惠以和稱。似必與世浮沉。隨俗上下。而不知未嘗一於和也。其視天下雖無不可交之人。而大義所在。則卓然不可回。其心雖無不可容

之物。而大節所關。則確乎不可拔。當其用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當其舍也。遺佚不怨。阨窮不憫。可窮可達。可潛可見。而是非得失之幾。義利公私之辨。較然不欺。截然有守。雖有三公之位。亦將敝屣視之。而不以易其介然之操矣。其介如此。此所以爲聖人之和也。若止論惠之迹。而不論惠之心。得無爲同流合汚者所藉口哉。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軻而不及泉。

猶爲棄井也。

此一章書言人學貴有成。不可銳始而怠終也。孟子曰。天下之事。慮始爲易。圖成爲難。人固有奮發一時。若聖賢之道德。帝王之事業。皆不難於旦夕取效。而其後力不能繼。進銳退速。卒於勞而鮮功者。此由持志不堅。故能發而不能收。使後效敗於垂成。而前功棄於一旦。深可惜也。吾謂有爲者。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譬若掘井然。不計功之難。易期於

得泉而止。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人不能得井之用。直自棄其井耳。人主負大有爲之資。必終始一致。勿倦於勤。則聖學進於無疆。王道底於有成。唐虞三代之治。不難致矣。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以誠僞立王霸之辨也。孟子曰。帝王道本無殊。而王霸心實有辨。以帝言之。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者。堯也。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者。舜也。知則生知。行則安行。不待脩習。天性渾全。自然而然者也。以王言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湯也。敬以勝怠。義以勝欲者。武也。知則學知。行則利行。脩身體道。以復其性。勉然而然者也。夫帝王雖有安勉之殊。而仁義則皆實有諸己。此所以德崇而業廣也。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五霸者。初無仁義之實。而但假借仁義之名以文之。如尊王討貳。救患恤災。事非不美。而其心原

在於計功謀利。是欺世惑衆。形似而實不然者也。夫五霸之習於假也。日復一日。居之不已。而不歸之於真實。則本非其有。而彼竟不覺悟。亦安知其非真有也。噫。時至春秋。世道日壞。功烈日卑。終難返於唐虞三代之盛。此邵子所以有五霸功之首。罪之魁之論也。與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

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發明古大臣正君之苦心。以垂戒後世也。公孫丑問曰。伊尹曰。予承先王付托之重。輔相嗣王。宗社安危。實有責焉。今嗣王不順義理。予不忍習見其所爲之。不順。而不爲匡救也。於是伊尹以豕宰攝政。放太甲於桐宮。使密邇先王。反身改過。當時民皆大悅。謂其能知天下大計。行權以匡君也。旣而太甲處仁遷義。化而爲賢。又以冕服迎

歸反居於亳。當時民又大悅。謂其能積誠意以感悟嗣王也。由此觀之。賢者之爲人臣也。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而遷之。而仍無傷於事君之禮與。孟子曰。伊尹之事。反經合道。變而得其正者也。嗣君一身上關宗社之安危。下係生民之休戚。若非率德改行。何以上副先王付托之意。故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絕無一毫之私。凡爲人臣者。有伊尹之志。而爲其事。則可。如無伊尹之志。則是覬覦神

器。竊弄威權。篡逆不軌。乃天下萬世之罪人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况顯有其迹者哉。後世亂臣賊子。每借聖賢不得已之事。以爲口實。孟子此言。其垂戒遠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素餐兮。言君子守志雖一介之取與。必得前此五章書。見君子之有功於世道也。公孫丑

疑君子之無事而食。問曰。伐檀之詩有云。不素餐兮。言君子守志。雖一介之取與。必揆諸道義。不肖無功食祿也。然則君子必居位而必有功於人國。方可食人之食。若不仕無功。則必當耕而後食。今乃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子疑君子爲素餐。不知君子之有功於人國者。甚大。雖無卿相之位。治教之責。而上之可以尊朝廷。下之可以範風俗。未嘗無事而食也。蓋君子居是國也。苟爲君者能用其言。則道

行於上。而國祚鞏固。國計充實。安富可期矣。位望日隆。聲稱顯著。尊榮可致矣。苟爲子弟者能從其教。則道行於下。而知愛其親。知敬其長。入孝出弟矣。內有實心。外有實事。履忠由蹈信矣。定大計於社稷。導國人以興行。其功之非淺鮮也。是卽安受祿養。亦道義之所當得。日詩所云。不素餐兮。孰有大於君子者哉。蓋言王君子無求之節。則一簞一豆。取舍有所不苟。論君子維世之功。雖萬鍾千駟。亦安然受之。

而不以爲愧。義有各當。不可執一而論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
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
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
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論士之志趣也。昔齊王之
子。有名墊者。問於孟子曰。天下之人。上自公
卿大夫。下至農工商賈。皆有當爲之事。士居
其間。上無官守於朝。下無生業於野。果何所

事乎。孟子答曰。謂之士者。旣未得行公卿大
夫之道。而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惟高尚
其志而已。墊又問曰。何以謂之尚志。孟子答
之曰。士之尚志。非他志。不在富強功利。在乎
仁義而已矣。仁莫大於好生。如殺一無罪之
人。卽損我好生之德。不可以爲仁矣。士之志
則以爲我若得位。必不殺一無罪也。義莫大
於遠利。如取一非所當有之物。卽乖我遠利
之心。不可以爲義矣。士之志。則以爲我若得

位。必不取非所有也。士既不爲不仁。則心之所居安在。惻隱之仁是也。鰥寡孤獨。吾欲視之如一體焉。士旣不行不義。則身之所由安在。中正之義是也。綱紀法度。吾欲使之得其宜焉。士之尚志如此。則居仁而大人之體已具。由義而大人之用已全。雖未得爲公卿大夫。而仁育義正。以經綸天下者。取之此而裕如矣。達道之事。豈有外於隱居所求者哉。士之爲士如此。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莫大之罪也。此一章書。是孟子言陳仲子潔身亂倫之非。所以維世教也。孟子曰。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大節。矯激沽名。皆非所貴。卽如陳仲子不食不義之粟。不居不義之室。推其廉介之心。設若不合於義。而與之以齊國。彼必卻之而不受。通國之人。無不嘖嘖稱道。信其爲賢也。

自吾觀之。此不受之義。不過好名之心。與舍
簞食豆羹之義等。但可爲小廉而已。夫人道
有莫大焉者。在家則爲親戚。在國則爲君臣
上下。綱常倫理。萬世不易。不可以一日亡也。
若亡親戚君臣上下。則人之罪莫大於是。今
仲子避兄離母。內絕天性之愛。高蹈不仕。上
乖事使之經。是虧莫大之節。負莫大之罪也。
且乃猶以其不食不居。區區廉潔之小者。遂信
其大節。以爲特立獨行之賢。奚可哉。觀此可

見士君子綱維名教。當先立其大節。苟欲飾
譽釣名。其弊必至於敗常亂俗。不可不慎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
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
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
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此章書是設言古聖人之處變。皆仁至義
盡。爲萬世臣子之極則也。桃應問曰。天下之

事處常易。處變難。苟極變之所至。卽聖人處此。有計窮而無可如何者。假如舜爲天子。臯陶爲士師。其時瞽瞍或犯法殺人。舜雖大孝。曰不可以私恩廢天下之公。臯陶雖稱明允。不可加刑於天子之父。則如之何。孟子曰。士師天下之平也。職在守法。瞽瞍雖天子父。而殺人之罪不可逭。使臯陶處此。惟有執之而已矣。不暇他計也。桃應曰。臯陶固以執法爲正。然舜天子也。以舜處此。豈不能禁止之與。孟

子曰。夫舜惡得而禁之。法者。天之所以討有罪。歷世相傳。不可變易。臯陶原有所受之。而非所敢私。雖天子亦不得廢法以縱罪也。桃應又曰。禁之旣不可矣。然則舜如之何而可以全其父。孟子曰。舜大孝人也。知有親。不知有天下。使其處此。則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其心必謂朝廷不可廢法。而海濱足以避罪。必將竊負瞽瞍而逃。遵海濱而處。自屏於窮僻之地。以全其親。終身承顏順志。欣然於天

性之樂。而忘天下焉。既不枉士師之法。復不傷父子之恩。舜之可爲者如此而已。由此觀之。可見聖賢用心之極。總不越乎天經地義之常。處事者必如是而後無餘憾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

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此一章書。孟子因見齊王之子。有所感發。而言性分之尊也。孟子嘗自范邑。往赴齊國。適遇齊王之子。望見其儀容氣體。與人不同。喟然歎曰。人所居在尊貴之地。自然神氣發揚。以居而移其氣。所居尊貴。則奉養有豐厚之資。自然容貌充盈。以養而移其體。大矣哉。居之所係乎。夫王子者。非猶是人之子也。與。王子所居之宮室。所乘之車馬。所衣之衣服。雖

極其華美。然猶是宮室車馬衣服耳。多與人同也。而王子之氣體獨若彼者。蓋以國君之儲貳。地勢尊優。自與常人不同。其居使之然也。夫勢分之尊。猶足以移人。况仁爲天下之廣居。統天德而長萬善。以之居心。則心逸而休。以之居身。則身安且泰。君子居此。其太和之氣。道德之光。有不塞於兩間。發於四體者乎。試更以魯君之事驗之。昔者魯君嘗之宋。適時已向暮。門鑰甚嚴。魯君親自呼於垤澤。

之門。守門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音與我君相似也。夫呼於門者魯君。而守者乃疑其似宋君。此無他故。蓋二君者同居南面之尊。同享千乘之富。居既相似。故聲音亦相似也。居之移氣。此又其彰明較著者。然則居廣居之君子。德性中和。其不同於常人更可知矣。是以膏梁文繡。君子有所不願。而人爵之貴。常不如天爵之尊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

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一章書。是孟子見當日諸侯交際。有文無實。故發此論也。孟子曰。君之待士。祿養固不可少。而愛敬尤不容缺。若但廩糈以養之。而無親愛之意。此不過豢養之而已。猶夫以畜豕之道接之也。非親賢之誼也。若但親昵以愛之。而無尊敬之誠。此不過愛惜之而已。猶夫以畜犬馬之意畜之也。非遇士之禮也。夫

食而不可不愛。愛而不可不敬。則恭敬者。豈徒在幣帛交接之文乎。必先有恭敬之誠。積於中。而後有幣帛之文接於外。恭敬因幣而見。非因幣而始有。乃幣之未將者也。若徒以幣帛爲恭敬。儀享有餘。而誠意不足。恭敬而無其實。則亦豕交獸畜之類矣。君子一身之去就。皆視乎禮遇之重輕。若禮意或薄。惟有潔身而去耳。豈可以虛文拘留之哉。當孟子之時。世衰道微。在上者。初無尊賢敬士之誠。

而惟恃幣聘之儀節。以羅致人才。在下者亦
惟知芟芟幣帛之可慕。而弗察夫上意之誠
否。上下交趨於利。而不揆乎義理之正。故孟
子發是論以警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以盡性之實也。孟子
曰。人之生也。氣聚而爲形。與色。理全而爲天
性。斯二者。非有殊也。氣不離乎理。理不雜乎
氣。人之有形有色。卽天性之所在也。蓋天所

賦之理。原充滿於形色。在目爲明。在耳爲聰。
在手足爲恭重。以至起居言動。莫不各有自
然之理存焉。但衆人氣稟拘之於先。物欲蔽
之於後。於是失其天性。物具而則亡。雖同然
此形。無以踐之矣。惟聖人清明純粹。無氣拘
物蔽之私。其於天性。察之由之。無毫髮之不
盡。故有是形。卽有是性。如貌言視聽思。則極
於肅。又哲謀聖實。有以踐其形。而無歉也。可
見人不可徒具此形。而學必求造於聖。苟未

至於聖。於性有缺。卽於形有虧。則不可爲完人矣。可不勉哉。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此一章書。見三年之喪。乃人子之至情。而古今上下之通義也。昔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爲太久。欲減其時月而短之。公孫丑不知救正。乃遷就其說曰。爲期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行乎。孟子責之曰。父子之恩。出於天性。親喪之不可短。乃至情之不容已也。今王欲短喪。而子以朞爲勝於已。是猶或有人紵其兄臂而縛之。子但謂之且徐徐縛之云爾。夫兄臂斷不可紵。豈以徐之爲差愈乎。不若動其至情。教以孝弟之道。使勿復紵其兄之臂而

已矣。然則王欲短喪。子惟當啓以天性罔極之恩。懷抱顧復之愛。使彼仁孝之念。油然而感動。自知親喪之不可短矣。奈何從而附會之哉。當是時。適有王之庶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得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因舉以自解曰。爲朞之喪。猶不可。若此數月者。又當何如也。孟子曉之曰。王子居生母之喪。情固無窮。而勢有不能。欲終其喪而不可得也。其傅爲請。雖加益一

日。亦得伸人子之情。猶勝於止而不加。况數月乎。我前所言者。正謂夫齊王莫之禁止。可以自盡其情。而弗爲三年之喪者也。豈可與王子例論哉。總之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正自古聖王。未有不遵斯禮者。如殷高宗諒陰。有三年不言是也。春秋而下。世衰道微。於是有孟短喪之議。一見於宰我。再見於齊王。至漢景奉孝文遺詔。遂以日易月。而萬世踵襲其謬矣。其間非無仁孝之主。如晉武北魏孝文者。

毅然欲復古制。而沮於羣臣。旋復旋廢。君子所以太息痛恨於文景也。而萬世勳業其歸。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淇縣許氏刻。此一章書。言君子之教。因人而施也。孟子曰。君子教人之心。無窮。將使天下同歸於道。然人之品。詣或淺或深。時地或遠或近。有不可執。亦論者。約其條目。蓋有五焉。造詣深至之。

又士學力既充。功候既到。君子但迎機指示。便豁然貫通。契悟甚速。譬之草木之生。種植栽培。人事已盡。一爲雨澤所潤。發榮滋長。勾萌畢達。此教之一也。次之有天資純粹。具其德而未成者。君子則成就其德。使無過無不及。以完其全體。又教之一也。又有天資明敏。有其材而未達者。君子則通達其材。使各就所長。充其所短。以盡其大用。又教之一也。外此又有質疑問難。挾一說以相証者。君子旁引。

曲喻隨問而答以釋其疑。又教之一也。更有居不同地。生不同時。不必及門受業。得之親炙。而聞風興起。私取其善而師法之。以自治者。又教之一也。合此五者而觀之。人品不齊。時地或異。而曲成之功。無所不及。天地無棄物。君子無棄才。其造就人才之心。加惠於後學者無窮矣。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

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一章書。見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在學者下學而上達也。公孫丑苦於入道之難。因問於孟子曰。夫子之道。則誠高而峻絕無加矣。且美而純粹至善矣。宜學者之入道。如登天之難。似乎不可及也。何不稍爲貶抑。使凡人皆可以庶幾及之。而日孳孳自勉也。孟子曉之曰。欲知君子之教。先觀曲藝而可矣。如大匠

教工人制器。必用繩墨。必不爲拙工之不善學。而改廢繩墨。羿教人射。必以彀率。必不爲拙射之不善學。而變其彀率。蓋成法所在。自不可得而變也。曲藝且然。况君子乎。是以君子於人。但示以求之之方。而不卽告以得之之妙。如致知。則教之以格物窮理。力行。則教之以躬脩實踐。至其知之豁然貫通。行之踐履純熟。則待其自悟自化。卽如射者。教射。但引滿其弓。以示之。而不爲之發矢。然雖不告

以所得。而其機隱隱。指示於意言之表。躍然見於前矣。夫不發。則若隱而難知。而躍如。則固顯而易見。不遠不近。無過無不及。中道而立。以示學者。但人不知所從。則君子亦無如之何耳。若其能者。功深力到。下學上達。由所引之端。得不發之蘊。道之高且美者。何患無從入之途。而以不可幾及爲慮哉。由孟子之直言思之。可見道無難。易。惟在學者用力與否耳。公孫丑乃欲貶道徇人。不亦謬乎。良哉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此一章書見出處隨時。而道不可枉也。孟子曰。君子一身進退。以道爲體。身與道不可須臾離者也。當天下有道。則身出而道在必行。凡致君澤民之業。展布無遺。以道隨身而出。若以道殉身者。然當天下無道。則道塞而身在必退。凡致君澤民之具。卷懷而藏。以身守道而隱。若以身殉道者。然。是則時見而見。時

隱而隱。君子一身無一日或離乎道。吾之所聞者。蓋如此。若夫身雖顯而道不行。道雖屈而身不退。枉己以求合。希世以取容。汲汲於功名利祿。而不計其道之得行與否。是乃以道而殉乎人者。徒喪其生平。而不能得尺寸之直。此不過妾婦之道。豈求志達道之君子而爲之哉。吾未之聞也。然則出處進退之間。公當以己爲主。不當以人爲主。己爲主。則行藏之權在我。人爲主。則榮辱之權在人。賢人君

子斷無苟且以赴功名者也。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此一章書。見學者受教之心。不可以不誠也。公都子問曰。滕更以國君介弟。來學於夫子之門。若在所當禮遇。而質疑問難之時。夫子或默而不答。何也。孟子曰。學者之從師。所以傳道受業也。貴有求教之禮。尤貴有受教之

誠。道之所在。則師之。不可以有挾也。若矜其地勢。尊重。挾貴而問。矜其才能。優異。挾賢而問。又或生於吾前。挾長而問。又或有功於我。挾有勲勞而問。又或與我向爲知舊。挾故而問。是五者。當其發問之始。已無尊師重道。虛心求益之誠矣。有一於此。皆在所不答也。今滕更來學於我。胸中未免有挾貴挾賢之意。志驕氣盈。此不可不稍屈抑之。使知警惕。我所以不答者。正欲彼反身思過。改其滿損之

失。而致謙受之益耳。非禮遇之有疎也。乃知
下問不可恥。予智不足恃。貴而自卑則益貴。
賢而不伐則益賢。孟子此言。真萬世之師法
也。宋益之編矣。亦一合於古。亦不合於今。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
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此一章書。言過不及之弊。同歸於廢。欲人自
勉也。孟子曰。凡人於處事待人。脩己之間。緩
急厚薄。莫不有道存焉。以處事而言。豈無切

於我身。當爲而不可已者。若於此不可已之
事。乃止而不爲。則偷安之習多。振作之意少。
究必至於逡巡畏縮。無所不已。終於廢棄矣。
以待人而言。豈無出於至情。當厚而不容薄
者。若於此當厚之人。薄之而不恤。則忍心日
以勝。厚道日以衰。究必至於殘忍刻薄。無所
不薄。終於慘刻矣。以脩己而言。學可以力圖。
不可以驟致。若其進銳者。用意太急。施爲太
猛。其氣易衰。究之果銳未幾。而怠忽隨之。其

退反速。終於倦怠矣。可見聖學王道。總貴得中。寧有恆以漸進。無欲速而鮮終。則無過與不及之病矣。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一章書。見理本一而分則殊。君子之施恩有等也。孟子曰。人物之生。原同一氣。而親疎厚薄。分則懸殊。君子之於物也。取之以時。用之以禮。固樽節以愛之矣。而不必有痼瘵一

體。疾痛慘怛之誼。愛之而弗仁也。其於民也。政以厚生。教以正德。固立達以仁之矣。而不必有天性固結。一本無二之恩。仁之而弗親也。然則於何而用其親。有吾親焉。天性之真。一本之誼。必盡愛敬之誠。以親之。親其親而仁。以及民。使各得其所而已。不得以篤於親者而槩施於民也。仁吾民。而愛以及物。使咸若其性而已。不得以愛吾民者。而槩施於物也。夫於無不愛之中。而有輕重厚薄之序。此

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後世有麩
爲犧牲。不忍殺物者。是以仁民者仁物。而失
愛物之宜矣。無怪其築淮堰。而於民反有不
仁也。又有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者。是以親親
者親民。而失仁民之道矣。無怪其無父。而於
親反有不親也。倒行逆施。其弊遂至於此。可
不鑒哉。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
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
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
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
之謂不知務。

此一章書言仁知之道。當知所務也。孟子曰。
君子之於道。貴乎得體用之全。尤宜審先後
之序。如明燭無遺。謂之知。知者於天下之事。
固無所不知。然非泛而求之。勞心於思慮之
所不至也。有當務焉。隨時勢之不同。酌施行
之緩急。如關係於治道人心。民生國體者。則

急急焉勵精圖之。由是大綱舉而萬目張。凡天下之事皆可以漸及之矣。萬物一體謂之仁。仁者於天下之人固無所不愛。然亦非家至戶到。營營於心力之所不及也。惟急於親賢焉。有國者爲天下而擇相。秉鈞者爲天下而任賢。如其可以正君善俗。利濟民物者。則急急焉務登進之。由是治人得而治法備。凡天下之人皆不難以德周之矣。不觀之堯舜乎。堯舜之知。後世莫及。實未嘗物物而徧知。

之。其所爲者不過成天平地。厚生正德數大政。急先務也。堯舜之仁。後世莫及。實未嘗人人而徧愛之。其所爲者不過咨牧命岳。敷奏明試諸大典。急親賢也。然而後之言仁智者。未聞能駕堯舜而上之。而堯舜當日亦未嘗有不及知之事。不及愛之人。觀此可以知所務矣。不然者。知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譬之制服者不能盡心於三年之喪。而於總麻三月。小功五月之輕者。則討論必極其詳。飲食

者放飯流歎。至於不敬之大。而於齒決乾肉
之小者。則沾沾致問不已。此其緩急輕重之
間失衡甚矣。此之謂不知務也。爲仁知而不
知所務。何以異此。可見察察爲知。非知也。煦
煦爲仁。非仁也。欲知臨仁。覆當法堯舜而可
矣。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十五

